

半
日
閑
集

何炬林
著

半日闲集

何炬林 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日闲集/何炬林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6

ISBN 7-80708-152-X

I. 半… II. 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778 号

半日闲集

何炬林 著

责任编辑:冯曼曼

装帧设计:刘斯佳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20.2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8-152-X/I·10

定 价: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文化 世象 日子

从不曾想到过连篇累牍地去写字,更没想到过要写出一本书来。这些于闲暇时光中集零零碎碎的思考写出来的文字,几近都是出自日子中司空见惯的某些社会现象,抑或是读书时所形成的一些文化印象。但都是被时光磨砺后而留下的一些碎片而已。写字于我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直到杂杂乱乱的字稿堆满了案头,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下,才想到是不是该把这些天花乱坠般的文字整理一下?其实,临到书稿的模样儿出来了,我还在为书名犯愁:我这些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话题,到底在说些什么?

录入本书的文字内容,粗线条地划分成文化评弹、日子神聊和世象杂说三类,这大抵也是一厢情愿罢。或说日子、世象、女人、孩子,或议节令、遗风、人文、科学,谈天说地,议古论今,文字从不同角度对华夏的某些传统文化及其文化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述及。日子也罢,世象也罢,其实它们都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的文化概念一路从文明社会走来,都是对日子和世象的诠释和总结。于是,透过日子看文化,透过文化谈世象,透过世象话日子,便成了这个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里永恒的话题。

只是这本书里的内容虽东说西说,但不说无源之水,不话无本之木。真实地说,我视写字为一种休闲或曰一种调节工作状态的特殊方式。人需要调理大脑,放松身心。异于你自身的其他工作,通过写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一种别样的休闲感觉。这也许就是我开始撰写杂文、随笔一类文字的简单初衷。

但是,一旦生出了结集出书的想法后,那种忐忑甚至惶恐的心境便又立即包围了我。我想说,万一我不能自拔于纯粹的休闲文字或学究式的文化主题又如何?因为那些无拘无束的谈天说地中,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要理论什么。不过,企图以一种闲适的文字写一点我所理解的文化、世象和日子,那倒确实是我曾经有过的一种真实念头。于纯粹的休闲文字,我大抵是从来不去亲昵的。而写学究式的华夏文化主题,自认又非我的能力所能涉足胜任。文字毕竟是思想文化的反映,能否寻觅到一种既能捍卫自我,又能

唤起读者共鸣的方式？也许有点难。

思维或是思想这类东西，在某些时刻，只要驶向了单向循环的高速道后，总是看不到尽头，总是难得轻易刹住。昨天、今天或明天，似水流年，远远近近的事儿，总是会在时空中跳跃，总是会时不时生出一份份朦胧的记忆，总是会在缥缥缈缈的脑海中延续。于是，你就想说话，你就想写字，你就想写出时光和生命的冲突以及冲突所给予你的人生启示。当然，其中少不了渗透于时光中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还有表现于日子中的斑驳陆离的世象。

很多时候，于冲突中你想挽留时光，也想聚集碎片成为一篇美好和幸福的文章。时光最终还是按其自身的轨道，不依不饶地向前流逝，那些有面积无厚度的碎片，在时空中堆积、铺开，在脑海中蠢动、扩散，或声势浩荡，也或最终悄无声息。但有些碎片，尤其是那些不可复制、犹如雪花般七零八落的碎片，对于存在的生命，有时又是那样强烈地依存！在你不可能舍弃又难以满足的时候，便只好封存于记忆中。忽一日觉出，那些碎片竟然十分清晰，就像磁场中的碎屑，一点点、一条条，井然有序，历历在目，当然，也兼有一点于时光中所折射出来的灰蒙蒙的苍茫。

于是就会想起，孤独的雨季、泥泞里的跋涉，还有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看到过暴雨抽打后散落于地的细嫩的枝叶，也看到过狂风卷起又甩落下来的贫瘠的尘土；看到过路边生机盎然的小草，也看到过傲雪迎霜的不败花儿。走过了风，走过了雨，走过了懵懵懂懂，也走过了而立和不惑，历经了旧年秋日的寂寞和绿色灿烂的时光，直到走进了知天命的日子。只是成年后疲于生计的很长一段忙忙碌碌中，总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仔细体味那些纷纷杂杂的文化、扑朔迷离的世象，还有撞入我视线后又渐行渐远的日子……

末了，对关注过我的文字的所有谋面或不曾谋面的朋友们，特别是对在这本杂文成书期间帮助过我，并提出过许多很好建议的那些朋友们，一并在致以真挚的谢意！另外，对撰文过程中所旁涉和索引之各类媒体资料，由于出处纷杂零乱，又去日已长，难以一一注明，谨此对资料的拥有者一并鸣谢！

何炬林

2006年6月于珞珈山

目 录

文化评弹

- 枝枝蔓蔓话书店 /2
- 普通人读鲁迅 /8
- 杂议汉语言和佛教之渊源 /14
- 回眸中国最后的科举制 /20
- 从“天女散花”说“天花乱坠” /28
- 从“先生”称呼说开去 /33
- 从西汉古酒说起 /39
- 关于“圣贤书”的零碎印象 /46
- 话说母亲节和康乃馨 /51
- 千古遗风话端午 /54
- 千娇百态在眉梢 /60
- 深秋时节说重阳 /67
- 月亮三题 /72
- 我读“国”和“家” /78
- 寓言杂谈 /83
- 漫议幽默 /87
- 闲话“时尚”，也说“摩登” /93
- “老”字之哲学思考及其他 /98
- 电影器械历史钩沉 /103
- 读《文赋》、《平复帖》和《陆柬之书文赋》及陆机其人 /110
- 欲说还休——书店、书寓、女校书 /115

世象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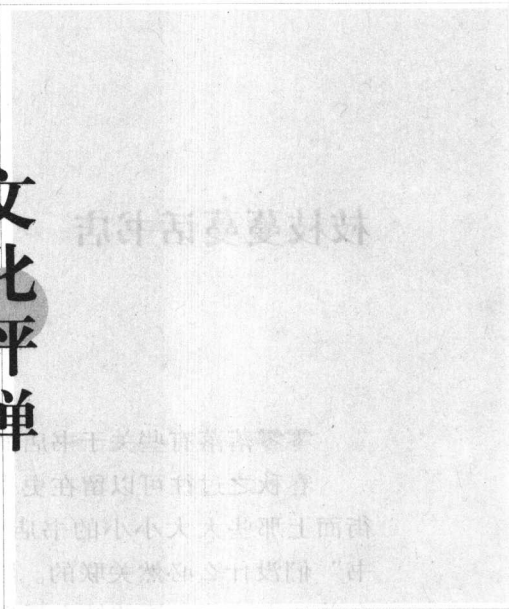
- 读点“蒲松龄”，也说“狐狸精” /124
- 也说少翁招李夫人的魂儿 /129
- 从用猪油抹嘴谈起 /134
- 从宋朝大帅狄青装神弄鬼说起 /139
- 耿耿于怀话美字 /144
- 关于月亮的零碎印象 /149

皮影、500 万和一见钟情 /154
瑕疵不是美人痣 /160
说“戏” /165
从两则关于狗的消息说开去 /171
闲话老鼠 /177
漂亮·比基尼·心智·忘我 /183
喝酒之态度 /187
创作、创意和作秀 /192
高考、寓言和交浅言深 /197
“形象大使”刍议 /201
有多少“自由落体运动”不可以重来 /204
当先生遇到先生 /208
也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爱” /214
关于娱乐的杂说 /219
网络文字面面观 /223

日子神聊

远古的呼唤 /229
日子里的你还是不是你 /233
日子能否走进《开心词典》 /238
果真“你好我也好” /243
一个艰难的话题：日子 /247
你还想不想你的第 1001 个梦想 /251
你的晚饭能选择吗 /255
美丽者生存 /258
哭的遐想 /263
吉祥、快乐和苦难 /269
从“鲁冰花”说开去 /273
故乡的中秋(一) /276
故乡的中秋(二) /281
乡野的灯会 /287
关于戏园子的零碎印象(一) /292
关于戏园子的零碎印象(二) /297
清明时节写给远在天国的祖母 /301
又得浮生半日闲 /308
W 城夏日印象 /311
漂亮女人与女人的趋众性之杂议 /315

文化评弹



我终究还是在读那些人类谓之“书”的东西，虽然读之当中也生出过十八般况味，但“书”到底是一种何样的概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底折射了一种何样的读书观甚至世界观？就是在我随后伴书养家糊口的日子里，时不时还是冒出一种感觉来：书，有时离我很近很近，有时又离我很远很远……

枝枝蔓蔓话书店

(一)

零零落落有些关于书店的断想，这一刻真的那么强烈地让我捣鼓着键盘。

春秋之过往可以留在史书上，上海棋盘街之历史兴衰，则也可以刻写在街面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身上。书店终归是与那些昔日街面上的“女校书”们没什么必然关联的。除非有一段城南旧事非说不可，才去打开那样一个总让人讳莫如深的妓女话题。事实上，少了粉脂气味的昔日棋盘街，即今日上海福州路一带，其文化气象却愈演愈甚。放眼看去，那儿四五十家书店和文化用品商店鳞次栉比，将其装点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上海文化街。古往今来，有了那条也算上海一景的棋盘街，就注定了上海人也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读书、买书的福气。

唯棋盘街也就是上海滩上繁星中之一一点，无论如何璀璨耀眼，棋盘街的书店，比之大上海形形色色的商贾铺面，当还是犹九牛之一毛。对于普通之匆匆路人，倘你问其也就几十年历史的上海“锦江饭店”位于何处，“茂名南路”的答案也许会脱口而出；但如果你问起早过了100岁的商务印书馆曾在何处，今在何方，怕是回答就不那么利索了。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这

当然是至理。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中，无论如何也只能看到，人类的生存和进化都是在物质文明中实现的。肚子饥饿的条件反射就是渴望进食。

于是，便想起鲁迅所说的那位也算个读书人的孔乙己。在寒冷的冬天里，怀揣四文钱的那个孔家的后裔，不依不饶地在鹅卵石路面上爬行，其眼睛只盯着前面的咸亨酒店。那就是一种人的本能！你难道还指望那当儿的孔乙己捆着肚子去书店买书墨纸砚不成？你难道还相信那一刻的孔乙己挑灯夜读“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成？原来孔乙己终究是物质意义上的人。是人，总是要想到肚子饿，总是要想到生存的。

那一刻的孔乙己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茴香豆和绍兴老酒！让历史始料不及的是，那个蘸着酒水写出过四种“茴”字的落魄读书人孔乙己，身后竟享无比之殊荣。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之际，绍兴市政府依原样在旧址上重建咸亨酒店。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风吹到绍兴，咸亨酒店以50万元注册“咸亨”商标，如今也是与“狗不理”、“全聚德”、“白天鹅”等著名商标平起平坐的品牌。曾有外商欲以2000万买断“咸亨”商标，被孔乙己乡党断然拒绝。以孔乙己牌注册的茴香豆、黄酒如今也高置在绍兴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酒馆里。1997年1月2日，一座高2米、重1.5吨的孔乙己金身铜质塑像，在绍兴咸亨酒店门前高高竖起。从其破旧的长衫里，人们似乎真正闻到了从太阳中散发出的味道，也感受到了一个失意旧文人焕发出来的丝丝暖意。

一介寒士就这样不期然创造了一种地域性的饮食文化。你还会去不屑那位在窘困的情况下，也情愿把不多的茴香豆分发给孩子们的孔乙己吗？我无意拔高那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人”，我也不想鼓吹孔乙己那迂腐的文化形象，我更无意践踏读书人热爱知识的境界和崇尚书理的追求，我是想说，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很俗的说法？事实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一个坚定不移的命题是：物质文明的创造是以人的存在为第一的，而精神文明之构造也是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看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书店”这一属于文化范畴的社会因子，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呈正相关性。

(二)

在祖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旧日子里，你莫想随随便便看得到书店。那时村落地头，可能飘起一面蓝布酒望，摆出两方八仙酒桌，让过往之三教九流

者，知道那儿有一个酒铺，有一个可以喘气歇脚填肚子的地方。就算是黄包车满世界窜的京城，书店也比不上钱庄绸缎铺多。在清末，你能见到一家书店，那也如看西洋镜一样稀奇。就算看到了那书店，你进得去吗？那是书家的圣地，学人的殿堂。就算你进去了，在那700字可以换5块大洋稿费的年代，你又花得起那买书的钱吗？这就难怪那些日子里流传下来并称为“书”的那玩艺儿，不，简直就是宝贝儿，如今是何等的招人厚爱！那不是书，那是文物，那是银子！那甚至还意味着你的祖上不定还有点举人秀才的血统！千古流传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来说的不光是指读书者自身的物质性，还是一句于千秋万代受惠的大实话。

到了父辈的日子里，人们对付日常生计，大体最关心的是“粮店”、“煤店”和“百货店”之类，当然“裁缝店”和“旅馆”之类也不能忽略，再知道一点“中药店”、“典当铺”之类，于过日子就几无后顾之忧了。你不就是考虑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而近些年，只要附近有一家“量贩店”或是“超市”，那于百姓人家过简单的日子也就满足了！只是于读书人，似乎还欠缺点什么，那就是书店。“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莫说，《增广贤文》所道者，还真乃一幅读书人优哉游哉的画面！尽管这也只能视做一种读书人的自我陶醉。其实，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样的日子，也是寂寞重重、苦累般般，大抵也是没有真正的悠闲的！

在如今高楼林立的闹市街头，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屋虽不像酒店那样让人目不暇接，但也比比皆是。其林林总总的书目，装帧考究的模样，总让都市人驻足流连、爱不释手。书店于读书人，不仅圆满了一种读书、购书和藏书的欲望，对于某些读书人，逛书店也成了一种近乎“癖好”的追求。因为进了书店，你就有了一种精神的释放，一种莫名的快感，甚而还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你爱上哪本就看哪本吧，但今日之看书者和买书者，多是呈一种休闲的姿态或只在做文雅的装点，做学问则在其次。李清照就曾说过：“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看来读书养性也是古来即有的遗风。

是遗风，你就莫想到两三日便吹没了。虽非任何人都能找到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般的感觉，但是确实存在那种读书的悠然境界，而这种境界又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能言尽的。这也许和如今的女人逛商店一样，只是在寻找一种自我满足的寄托。不错，实实在在有那般异曲同工的感受！其实，就是现在，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于“书店”那个概念的感觉，似乎还是没有怎么紧迫过。也是，倘只论过日子，平

素与孩子课业相关的书买上几本，那书店与平常人家还有何干呢？就算天要塌下来，黎民百姓除了依然故我，可以想见的归宿就算不是“听天由命”，当也绝非“听命于书”吧？

(三)

说到书店，也想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品牌之一的“新华书店”。1937年诞生于延安万佛洞中的新华书店，如今算来也是年近七旬。1951年新华书店在北京成立新华书店总店，由总店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各地、市的新华书店。曾几何时，“唯我独尊”的新华书店，以伟人所赐的金身，雄踞960万平方公里之长城内外，傲视神州出版业几近50年。印象中，我开始注意“新华书店”那四个字的金字招牌，大约是在我念初小的时候。其中那个繁体“華”字，最开始是从昔日的硬币上认得的；而那个繁体“書”字，则是从三联书店出版的一些通俗历史读物中识得。其实在儿时读的许多读物都是繁体汉字，那时的高小学生认繁体字几乎是没有障碍的。第一次走进新华书店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排山倒海，站在比我矮不到一头的玻璃柜台跟前，看见柜中摆放的花花绿绿、厚厚薄薄的图书，我真实地产生过难以抑制的兴奋。虽然心中不能抑制那种兴奋，但我又知道那些书不属于我！可是，自那一刻起，我第一次在心灵中加剧了对书从未有过的渴望，那一刻也第一次给我带来了只有进书店才能产生的精神享受。

当满大街手写的招牌、字号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声中，被“红袖章”们砸得不见踪影儿的时候；当满大街的店铺门面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被传单和标语覆盖得密不透气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满大街唯有两处还是完好如初，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华书店”。台面高置的银行被铁栅栏护驾而弥漫着世间的森严，匾额高挂的书店则被红宝书衬托而充满了人间的神圣。那两处安静得犹如世外桃源的地方在我看来，就是当时可求暂时安逸的“天堂”！那时，我当然不知道，那块遍布神州手书的“新华书店”的招牌，乃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世事真的如风？意想不到的的是1997年，“新华书店”这块被“新华人”用了差不多50年的金字招牌，却被一位美籍华人“垂爱”，作为商标在美国首先注册，进而向新华书店总店索价50万美元，作为在美商标的转让费。虽非天价，但仍感觉是飞来的横祸，很让北京总店心疼了一阵子。何况以后凡

新华书店在美国销售图书，均要从利润中收取 25% 的干股，白白双手拱送他人。至少在美国市场，新华书店被套上了一个永远的枷锁。一夜之间的变故再一次暴露了新华书店的远忧近患。多数国人可能不甚清楚，就在三五年前，除了外文书店，其他像科技、古籍、少儿、教育等各种名目的国有书店，都只是新华书店的从属机构，“谈婚论嫁”总是由其“老子”——新华书店总店一手包办。那日子就可想见，儿子找老子伸手要饭吃，要钱花，总少不了要看老子的诸多脸色，更莫说想“自由恋爱”，那事儿太大了！

你还真的指望留得住“儿子”养老不成？外文书店到底是识洋文的多，嗅到国内国外的气味也多，其门庭脸蛋儿当然也不错，早于 1979 年就以需要翻译大量外文资料为借口，闹死闹活要和“老子”分家。“老子”虽不甘心“儿子”弃家而去，但终又奈何不了，最终松了口。外文书店即率先和新华书店解除了“父子”关系。喜出望外的外文书店，在“老子”的眼皮儿底下，欢天喜地地自个儿闯世界去了，但总归还算不上“私奔”，甚至你还不好说外文书店是不顾“老子”的“不孝之子”。后来的日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曾经的“儿子”甚至和曾经的“老子”平起平坐地做起生意来，你说那又奈何？原来市场只认人，哪识得“老子”或“儿子”？外文书店之一脸风光，只看国内高校那一块问书不问价的风水宝地，你就可窥见一斑。如今，睡醒了而步外文书店之后尘者，也莫不都在一路春风一路歌中做自己想做的事，偶也会遇到寒天冷冻或饱一餐饿一餐的日子，那也只能自己照料自己，但这样的“孩子”长得快。

(四)

那些日子，除了偶尔在上学的路上，遇到躲也躲不掉的“热闹”场面，让我去感受那场史无前例的喧嚣外，其余时间，我一离开三零两落的课堂，便溜烟钻进新华书店。那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我总是有事没事到新华书店柜台前驻足一时半会儿，再说那日子，外面的世界还有何精彩可言呢？当然，家除了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更无精彩可言了。柜台前的顾盼流连总让我刻骨铭心。书店里那些让我垂涎三尺的书，当然是无缘带回家的，便只好转而去看那些开架上已被人们翻阅得破烂不堪的图书。日子一久，开架上的书，几乎都被我摸遍。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从那些写满天上人间的符号中，我看到了些什么！只是，我对书的向往，对书山学海的博大广阔，在那

些日子里让我有了真真切切的感受。

说实话，儿时除了父亲的暴躁和母亲的柔弱于我的印象中永不磨灭外，节衣缩食中读的那点有限的书，也给我带来般般有趣的感觉，以至每每回味无穷。从这个意义上，就算没有麦当劳的香甜，没有网络游戏的趣味，那时光下的孩子还是可以说享受了“幸福”的。毕竟那日子没有传来小学生也要用原版外文教材的“恐惧”！也许，我真正开始读书的日子，正是始于那段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有着非同寻常之影响的“文革”岁月。每每走在家乡似曾相识又不曾认识的大大小的街道上，我常常忘不了去看几眼儿时的那一角故土——新华书店，那也算是昔日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时至今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远离了秀才举人凤毛麟角的时代，人世代谢之际，我看见的是没有穷尽的莘莘学子汇入了人类一日千里之文化洪流；我瞧到的是满世界的新知新说在诠释演义着无以数计之文化时尚；我目睹的是各色各样的书籍文献繁衍造就着漫天无际之博士论文和SCI文章。与此同时，也就蓦然生出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身边的时代确实变化迅速，昨日是有些遥远了！这就难怪已有近70年历史的新华书店也在渐显老态，力不从心。

我多少心里有点怏怏，新华书店留不住往日的金身，只能在步履维艰中继续着它的文化使命。“廉颇”老矣！分分合合中的家业留给老者的终归是嗟叹不完的唏嘘。但我还是默默地目视着那处曾带给我儿时读书快乐和梦想的地方。我从心里祝福着蹒跚而行的新华书店一路走好！虽然难，也念念有词“学不可以已”，但我真不知有否“书不可以已”？

我终究还是在读那些人类谓之“书”的东西，虽然读之当中也生出过十八般况味，但“书”到底是一种何样的概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底折射了一种何样的读书观甚至世界观？就是在我随后伴书养家糊口的日子里，时不时还是冒出一种感觉来：书，有时离我很近很近，有时又离我很远很远……

我是想说，一般的中国人，即使还算是一个文化人，但非专门于鲁迅研究的，就莫要在鲁迅的身上打主意、做文章，抑或装深刻。而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其“深刻”的经院式的研究，那也大多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我认为知道一点有关鲁迅的基本知识就可以了。

普通人读鲁迅

(一)

今天的文化人，对鲁迅（公元1881—1936年）其人，无论于他的文字，还是他的性格或思想，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但是对于一个深刻的鲁迅，对于还在不断深入中的鲁迅研究，除少数学者外，总之还是知之有限的。

很多人除了记得诸如自己的生辰、有用的电话号码、每个月的工资、孩子上学的学费，以及一些民俗性的文化传统和那些刻骨铭心的政治及社会事件外，对于其他的什么“日子”，什么“事件”，大多是忽视甚至是漠视的。至于今天是个什么日子，连我自己也是在不经意中察觉到的。本来是成年累月在桌面上装模作样的知识台历，日前被我鬼使神差地翻了两页，“鲁迅”那两个字就跳进了我的眼中，一个清瘦睿智的面容也立刻映入了我的脑海，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生辰！

我突地萌生出了要写写鲁迅的愿望。所谓“愿望”，是说我的行当与鲁迅风马牛不相及，对鲁迅真的还知之甚少，我以为我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资历写鲁迅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对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一位颇有个性、学富五车的历史老人，我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却是真真切切的。因为我

知道，“鲁迅”事实上已成为了一种中国文化跨历史的思想品牌。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不仅是走进新中国邮票上的第一位文学家，而且，鲁迅的形象随后被接二连三地搬上了中国纪念邮票的方寸之上，这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地位！除了毛泽东作为中国纪念邮票的重大题材而五次走上邮票之外，恐再无他人能出鲁迅其右。就连万世师表之孔圣人的纪念邮票，大陆也只发行过一次。可见鲁迅先生在国人眼中所享之文化殊荣是何等崇高！

鲁迅利用他人喝咖啡的时间，在30多年的时间内，写出了700多万字的等身著作，手稿有16000多页。特别是在其生命最后的10年间，鲁迅抱病写了500多篇铿锵有声的杂文，鲁迅在中国无论于传统文化，还是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都是无可动摇的！有心人将鲁迅的19种杂文集联缀成了一首诗：“热心华盖坟而已，三闲二心南北集。自由风月花边文，且介三编集外遗。译文古籍两序跋，续编补编不忘记。”读来不仅饶有趣味，而且让人对鲁迅先生的宏篇大作，顿生出十分仰望的感觉！于是我说，但凡文化人，不能不知道一点鲁迅和鲁迅的文字！

以前不写字的日子，对鲁迅的大名我多持敬畏，唯印象深一点的事是中学时曾硬着头皮应景，写过一篇议论“痛打落水狗”的作文。不过，随着我识字的增多，当一系列如雷贯耳的绍兴籍的名字，如大禹、勾践、王羲之、陆游、秋瑾、周恩来、蔡元培、钱三强等等，从我眼前一个个出现的时候，我也认识了绍兴城里那家很有名气的私塾“三味书屋”，我当然也就知道了从“三味书屋”里走出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代文化巨匠鲁迅先生。

其实，有关鲁迅的生平和文字，以及如何定义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中的地位，我想，在浩如烟海之传统的鲁迅研究的资料中都可看到。而近些年对于鲁迅最新的研究结果，我除了有些微浅浅的概念外，也无更多的关注，当不赘述。那么，对于中国普通的文化人，应该知道鲁迅一点什么呢？

(二)

比如，你听说了牛顿（公元1642—1727年），知道了牛顿是英国人，熟悉了牛顿发现的力学三大定律，掌握了牛顿创立的微积分学，那就不错了。这些至功至伟的成就即是牛顿的化身！当然你能了解牛顿写过《自然哲学的

数学原理》以及其在近代光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那就更不错了！倘若你还知道牛顿为何醉心于苹果落地，牛顿为何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牛顿的晚年为何是在潜心于虚无的神学中度过的，那么你就准备拿“牛顿研究”的博士学位吧！

我是想说，一般的中国人，即使还算是一个文化人，但非专门于鲁迅研究的，就莫要在鲁迅的身上打主意、做文章，抑或装深刻。而专门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其“深刻”的经院式的研究，那也大多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我认为知道一点有关鲁迅的基本知识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完全不理不睬“鲁迅”，就会造成你读文学、看历史的些许障碍，那你“学人”之架势就不能完全到位，甚至与你的身份也偶尔会发生冲突。

为认识鲁迅，我摘录了两段来自不同时代的新闻稿，其一见于《20世纪中国全纪录》，题为“文豪鲁迅逝世”；其二见于《中国百科年鉴1987》，题为“鲁迅逝世50周年纪念”。

先看其一：“毕生致力改造中国国民精神、图以呐喊唤醒中国民众的大文学家鲁迅今天在上海家中病逝。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赴日本学医，期间决心弃医从文，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呕心沥血式的努力。1909年回国，1918年发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悍将之一。《呐喊》、《彷徨》及杂文集《热风》随后相继出版。其中的《阿Q正传》是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巨著。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以撰写杂文为主，但初衷毕生未改，文笔和思想始终激烈和痛切。”

再看其二：“1986年10月19日是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包括座谈会、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在内的各种纪念活动。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鲁迅逝世后的50年间，他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哺育了整整三代人，今天仍是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珍贵财富。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应是文艺界的重要职责。10月15日，北京鲁迅博物馆修葺一新后重新开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鲁迅对中外文化的态度》的讲话。一批鲁迅研究的学术论著及鲁迅著作也在纪念活动期间出版。”

我以为这两段新闻稿，已基本上勾勒出了鲁迅的生前身后。前者偏于鲁迅的基本人生轨迹以及其主要的文学成就，没有过甚之感性色彩。当然也可